

于右任的故事 (三)

于凌波

西安起義前後

暴風雨前夕的形勢

西安起義的前後，于右任於光緒三十三年二月（一九〇七年四月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，光緒三十四年八月籌辦民呼報，曾潛返陝西探視他父親的病，再返上海。

宣統元年三月民呼報正式發刊，激烈鼓吹革命排滿。民呼報發行九十二天被迫停刊後不久又創民呼報。

民呼報發刊五十五天後停刊，于右任前往日本，宣統二年回國再創刊民立報。

宣統三年，歲次辛亥，農曆七月，四川的保路同志軍圍攻成都，緊接着川省的革命黨人在川中各州縣紛紛起義獨立，消息傳至西安，西安的革命黨人即躍躍欲試。隨後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，更使黨人興奮萬分，也積極準備起事。

當時陝西的最高行政長官是巡撫恩壽。恩壽任滿調職，新撫楊文鼎尚未到任，巡撫一職由布政使錢能訓護理。

軍職的最高長官是駐防將軍滿人文瑞。駐防

旗兵駐紮滿城，錢能訓與文瑞也因鄂軍起義的消息傳來，而籌商應變措施。首先文瑞由軍裝局領取了兩千支步槍和子彈，發給旗丁操練；繼之二人密議，認為主張革命的多是新軍軍官，不能操之過急，急則恐釀成大變；不如陸續將新軍調出分防，另外招募巡防隊來保護省城，然後再相機分別捕擒新軍中倡議革命的軍官。這是二人的密議，尚未行動。

陝西按察使是滿人錫桐，巡警道是張藻，這兩個人庸碌無能，不起作用；倒是提學使四川人余堃，提倡新學，頗有作為。

西安府知府尹昌齡，字華陽，四川人，善決獄，廉能有政聲，在陝西有尹青天之稱。他思想新穎，贊助革命，與井勿幕、郭希仁相友善，也加入了同盟會。而這時他丁憂返籍，不在西安。西安府首縣咸寧縣知縣張衡玉，山東人，頗幹練，甚得民心，他也同情革命，與革命黨人有往來。

軍事方面，除了旗兵駐防將軍文瑞外，尚駐有新軍一協——照清廷新軍制規定，陝西兵額是新軍一鎮，惟新軍訓練未久，陝西僅成立了一個混成協，轄步隊兩標，炮隊、騎隊各一隊。新軍駐在西關外的西大營營房。

陝西新軍一向為督練公所總辦，安徽人王毓江所把持；王是陝撫恩壽的私人，一向藉新軍為恩壽飽私囊，兼為通竊缺之關節。以致軍、官兩界風氣敗壞。

宣統二年，軍中黨人彭仲詳、張聚亭等聯絡軍官卅餘人，揭發王之弊惡數十款，由諮議局陳情恩壽查辦。恩壽將公文壓下來，數月沒有下文，彭仲詳挺身赴京，控之於陸軍部。恩壽不得已將王撤職，由參議毛繼成繼任；毛並兼任新軍協統及陸軍中學堂總辦。

毛繼成爲了聯絡陝人，以督練公所委員張鳳翹爲協司令部參議官，兼二標一營管帶；張靖清爲二標三營管帶；保定速成畢業生錢鼎、張仲仁、黨自新、陳伯生等陝人都任了隊官排長。

西安城外駐有舊軍巡防營數營，巡撫衙門轄有撫標三營。布政使——藩臺衙門本身有衛隊。武昌起義消息傳至西安，錢能訓又調了一部份巡防營入城保護。

八月下旬，文瑞調旗兵守四城城門及滿城；旗兵定日在秦王城演操。

錢能訓爲了加強防範措施，除了省城戒嚴，並日事捕拿黨人，被難者頗夥。接着市面上傳出了撫臺要將新軍外調，另加募巡防營以代替

新軍的消息。以致新軍中人心惶惶，極度不安。

箭在弦上說幹就幹

在這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的時候，井勿幕不在西安，他正帶着幾位同志，到渭水以北的同官、耀縣、蒲城、富平一帶，去聯絡地方力量，策動舉事。他臨走之前，把省城的事，交給諮議局副議長郭希仁主持；軍中的事，則交給新軍第一標督隊官錢鼎（定三）主持。錢鼎見時勢緊急，他立刻找隊排長張鈞（伯英），兩人先行計議了一陣，然後約集軍中同志及陸軍中學的代表，開會討論，決定九月初八起義。一面派人到渭北去追尋井勿幕，請他回省主持，這時已接近八月底了。

這時不但井勿幕不在西安，二標一營管帶張鳳翹帶全營人到臨潼打野外，也不在西安。八月是小月，廿九日後就是初一。廿九日張鳳翹率部由臨潼回來，而撫臺錢能訓的大令也到了軍中，令中將新軍一標三營調長武，二標三營調龍駒寨。限九月初三出發。

新軍兩標共有六個營，二標二營李光耀部駐漢中，西關營房中只有五個營，若再分別外調，力量分散，省城起義的事勢將成爲泡影。錢鼎、張鈞二人連夜見張鳳翹，這時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起義日期不得予以提前，三人乃決定九月一日起義。錢鼎、張鈞連夜通知軍中同志及陸軍中學聯絡人，約定九月初一上午九時，在西關大營房外的李家墳開會。

九月初一上午九時，接到通知的同志齊集西

大營外的李家墳園，面臨困境，大家議論紛紛，爭辯良久後，衆人獲得了兩點共同的想法：

一、九月初一是全協官兵發餉的日子，大家等發餉，不會有人離營，集合調動比較方便。

二、這一天是星期日，省城裏官署放假，戒備一定鬆懈，如果出其不意，進城起事，比較容易成功。

這時張鈞站起來說：

「情況緊急，成敗在此一舉，錯過今天，再也不會這樣機會。說幹就幹吧！我來打前鋒。」

錢鼎多謀善斷，也認爲先發制人才是上策。

如果再拖延下去，萬一有奸人告密，參加開會的人必將被一網打盡；於是宣佈中午十二點起事，聯絡口號是「興漢滅旗」四字。要陸軍中學堂的代表立即回城中，準備接應。

這時又有問題發生了，井勿幕遠在渭北，其他同志一時聯絡不上，倉促起事，總要有一個主持大局的人，於是錢鼎提議，推舉張鳳翹主持大局。

當時與會的多是下級軍官，錢鼎是新升不久的督隊官，張鈞、黨自新、張仲仁等都是排長，陳伯生是軍械官，哥老會首領張雲山是號目——司號長，其他與會的多是正目之類的士官。張鳳翹爲日本士官出身，同盟會員，當時的職務是一營管帶兼協參議官，在軍中資歷深，官階高，提出他來，大家自然沒有話說。

張鳳翹也是勇敢果決的英雄人物，他當仁不讓，挺身而出，負起了主持大局的責任。當時決

定由張鈞任前鋒，入城後以奪取軍裝局爲目標，他和錢鼎率大隊接應，並派人趕往城內通知陸軍中學的革命同志，準備應援。

——關於入城奪取的目標「軍裝局」，各種資料記載不一，有的說是「軍械局」，有的說是「軍裝局」。按說，儲存槍械的地方，應該叫「軍械局」才對，事實不然，當時的名稱確是叫「軍裝局」。筆者爲此名稱曾特向陝西耆老請教，據說：「軍裝局」是「軍事裝備」局，不是「服裝」局；確是儲存槍械彈藥的地方。

炮隊張排長打前鋒

辛亥年九月初一西安起義，新軍炮隊排長豫人張鈞以前鋒自任，首入西安。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。惟詳細情形，民國初年的各家記載卻紛紜不一，以後的傳說，更遠離事實。現將最原始的資料——張鈞本人當日親寫的：「辛亥西安舉義東征日記」抄錄一段，以見當時事實真像：

「陰曆八月卅晚，余同張公翔初（鳳翹）、錢君定三（鼎），謀於長安二標一營，定九月一日舉事。」

「九月初一日早九點，余與錢、張及郭君錦鏞、朱君鈞五並各會黨會議於長安西關李家墳，是日定十二時起事，同謀者皆有難色，畏首發之不易也。余挺然任之，即歸營聚兵士爲宣佈舉事計劃，兵士皆贊成，即時會同黨君自新、陳君伯生、余君永寬、朱君鈞五，各帶馬兵十數名，步兵三五名入城……即在軍裝局門口，至一飯店內，各士兵紛來接洽，而人不滿三十，候約鐘許，警

兵已覺，嗚哨傳警，憲兵由西亦來矣，兵士有現驚慌色，遂命之曰：『爾等速到局東站隊』。此時郭君錦鏞等已齊隊候命，余出飯店，用馬鞭指揮入局取槍械子彈；綠炮兵素無槍械，空手槍槍，勢極危而兵極勇，蓋平日精神教育之力也。槍後威寧令（按，即張衡玉）已知，（原文註：縣署與軍裝局對門），此人志同而未謀，關係軍界人舉事，毫末干涉。余隨帶卅餘人出局乘馬，此時自新、永寬、敏五到，行至街中，向空放槍數百出，到處宣言曰：『此舉排滿，與我漢人商民無關，爾等勿驚。』識者門口備茶水，貼與漢滅旗字樣，而兵仍不過一百人也。……」

以上是張鈞任前鋒入城的情況，根據民初各種資料，互相參照，全般的情況是這樣。張鈞的前鋒出發後，西關大營中，張鳳翹、錢鼎、張靖清等集合部隊，向士兵說明革命起義的意義，和今日行動的任務；然後張鳳翹率大隊千餘人，整隊由南門入城，直趨軍裝局。錢鼎和張仲仁帶了第一標數百人由西門入城，目標是到北校場陸軍中學搶槍枝，西門有陸中學生接應，入城後直奔陸軍中學。

是日為星期天，學堂總辦兼新軍協統毛繼成、監督（教育長）孫小峯都未到校。在校的官長聽說革命軍起事，一哄而散，各自逃命，只留下了川、陝、甘、新四省籍的學生六百多人在校。學生們聽說革命起義，個個興奮萬分。原來學生中有一部份人平時就參加了革命活動，學生代表賈祿貴（駿修）、湯有光（萬宇）、張爲（少揚）等平時與同盟會的李元鼎保持聯絡，這時錢鼎

到了陸軍中學，全體學生都願參加革命。錢鼎即命打開軍械庫，將槍枝分發給學生和一部份徒手的新軍，將學生按省籍編爲陝、甘、川、新四個大隊，然後指定領隊，分別去攻打藩臺衙門、藩庫及城內其他重要局所，而撫臺衙門因其本身有衛隊，是攻擊重點所在，所以由新軍一標去攻打，錢鼎自己帶了一部分人佔領了鐘樓，居中策應。

再說張鳳翹帶領大隊，抵達軍裝局時，軍裝局已爲張鈞帶來的人所佔領，原來守軍裝局的三十餘名清兵早已逃散。張鳳翹兵不血刃進佔軍裝局，然後命士兵搬運槍枝，分發給徒手的士兵們使用。

革命軍兩路進西安

辛亥年九月初一，張鳳翹、錢鼎兵分兩路，自西、南兩門進入西安，當時何以不入北門呢？此處要加以說明：

原來清初定制，西安是八旗兵駐防的重要地區。西安駐防旗兵，設西安將軍一人，副都統一人，協領四人，以下是佐領、防禦、驍騎校等職。作戰主力是前鋒一百二十人，驍騎二千四百一十二人，步軍三百人，還有預備隊——養育兵七千四百人。因旗兵駐防，所以在西安城內的東北隅，圈出了一個滿城，面積佔全城四分之一，包括北門在內——滿城也有四門，而滿城的北門，也就是西安城原有的北門。所以革命軍兵分兩路，入西、南門，不入北門。

張鳳翹佔領軍裝局，即以軍裝局爲革命軍總

指揮部，發號施令。正在新軍搬運槍械的混亂之際，不知何人打開了咸寧縣監牢，放出囚犯，也擁到軍裝局來。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下，也無人計較此事，人多可以壯聲勢，也都發給了槍械。不意這些囚犯沒有用槍的常識，也不知道革命起義的意義，領到槍就在軍裝局前試放，而新軍中也有一些新入伍的士兵，未受過射擊訓練，也不會用槍，領到槍後，官長和正目臨時指導他們裝子彈和射擊的方法，一時軍械局前槍聲大作，甚至有打傷自己人的事。

九月初一這天有日蝕，天色晦闇，這天雖是星期日，但爲陝西諮議局常年大會的會期，省垣的巡撫、將軍及司道以上的官員均到局開會。及至聽到槍聲，派人打探，才知道革命黨起事，已攻下了軍裝局、撫臺衙門、藩署及藩庫，這時開會的官紳紛紛四散，各自逃遁。護理巡撫錢能訓也在諮議局，他急派護從人員，飛馬去召集城外的巡防營入城平亂。駐防將軍文瑞也急急趕回滿城，去調兵遣將。

這時已是下午，新軍中的號目張雲山、正目馬玉貴、吳世昌、劉世杰，都是哥老會首領，外加輩份上最高的首領萬炳南等，四出號召徒衆。哥老會徒衆遍佈於下層社會，三教九流，各行各業都有，在衆首領號召之下，各地徒衆都奔向軍裝局，竟有兩三千人之多，一時革命軍聲勢大振，當時就給這些人發了槍械，編組成軍。

巡防營奔趁火打劫

宣統年間，陝西全省有巡防營十營，是由舊

有的巡防隊改編而來的，當時巡防營的編制，每營設管帶（營長）一員，哨官（連長）三員，哨長（連附）三員，什長（班長）二十四名，正兵二百一十六名，另有書記長，司書生、號目、號兵、護兵、伙夫等，每營定額三〇一員名。這十個營，分駐在省城以西的鳳翔、岐山、扶風及省城以東的潼關、華縣、臨潼、渭南等地。駐在西安城外的，不過三或四個營。這時接到入城平亂命令的巡防營，趕到城中，見革命軍勢大，撫臺衙門、藩署、藩庫及許多機關都被革命軍佔領，而撫臺、將軍、大小官員也都不知下落，羣龍無首，再經革命軍派人勸說，當即表示歸順。

本來革命軍進城，一切順利，除了巡撫衙門戰事較烈，藩臺衙門遇有抵抗外，其他各處多是兵不血刃，順利佔領。但後來入城的巡防營，一看這種三不管的局面，認為機會難得，就有不肖官兵溜出隊伍，去搶劫商店。這種搶劫行為，一有人領頭開始，立即就有人「跟進」，於是隊伍大亂，分頭去搶。接着土匪流氓，市井惡少紛紛加入搶劫行列，「趁火打劫」、「混水摸魚」。這一來，全城的錢莊、票號、商店、當舖都遭了殃，以致男哭女號，全城騷動。這些散兵遊勇，流氓惡少，見到像樣的商家，就破門而入，搶金銀細軟、綢緞皮貨，帶不走的就棄之於地，看到好的就把手中搶到的丟掉。他們號稱要殺盡滿人，闖入民家搜索。他們由民家拖出一個天足婦女，拉到街上，揮刀就殺，那婦人大呼：「我不是旗人」；幸有巡邏隊的陸中學生趕到，才救了那婦人一命。

這一批亂兵搶紅了眼，竟有人領頭呼叫，要去搶藩庫的大元寶和軍裝局的槍械，在羣衆盲從心理驅使下，大批暴動的亂兵和匪徒流氓竟成羣結隊，一窩風似的奔向藩庫和軍裝局。

張鳳翹等革命領袖聞報，立即調整部署，以訓練有素的陸中學生大部份去保護藩庫。因藩庫中存有八、九十萬兩銀子，是革命軍的經濟命脈所在。另以陸中、陸小學生配合新軍，佈防在軍裝局的四週街口。又傳令新軍第一標守東、南二門及東、南大街；陸小學生守西門及西大街，另以測繪學堂及師範學堂學生組織巡邏隊，派軍官率領，四出彈壓。並派人去宣撫尚未加入革命軍的巡防營，曉以大義，勸導他們加入革命陣營。

巡邏隊在街頭槍斃了幾名搶劫犯，巡防營的官兵有受招撫的，也有藏匿的，匪徒流氓也紛紛四散，城內的局勢才安定下來。

這時已進入深夜，革命軍領袖們齊集軍裝局，開會計劃下一步進攻滿城的事。

興漢滅旗攻克滿城

當武昌起義消息傳到西安時，駐防將軍文瑞即令咸寧縣——西安府首縣，派民工增厚滿城城牆，以利防守；咸寧縣知縣張衡玉伴示遵從，而故意拖延。

駐防旗兵在編制上應該有一萬二千人，旗兵是世襲制，兩百多年養尊處優的生活，旗兵已腐敗到不可用的程度，這時滿城中的旗兵大約有七八千人，人人攜家帶眷，全部人口總有三四萬人，文瑞已自軍裝局領取到新槍兩千支，發給沒有

武器的旗丁，要他們協助守城。

九月初一這天，文瑞在諮議商開會。革命軍入城，軍裝局前面槍聲四起時，滿城中的官兵，以為是亂兵入城搶劫，他們不做理會，只關閉四門觀變，同時也因新領到槍枝的旗丁，尚未操作熟練，不會使用，臨時倉促的在操場練習。未久文瑞由諮議局逃回，他已知道是革命軍起事，「興漢滅旗」。他一面分派旗兵登城防禦，一面抽調一部分戰鬥力較強的旗兵，出滿城偵察市面情形，下午曾一度進攻軍裝局總指揮部，被革命軍擊退。他們退回滿城，「嬰城固守」。

軍裝局總指揮部徹夜開會，擬定攻擊滿城的作戰計劃，由新軍一、二標加上一部分歸順的巡防營，分為三路，由張鈞帶一路攻打滿城西華門——即小西門。余永寬帶一路攻打打端履門——即小東門。劉蔭遠帶一路攻大菜市門——即小南門。而由萬炳南、張雲山率領哥老會數千徒衆攻打滿城北門，也就是西安城的北門。計劃決定，凌晨三點開飯，三點半出發，分別展開攻擊。

四點攻城開始，展開一場激戰，城外的革命軍一番番猛攻，志在必得，城上的旗兵據女牆固拒，志在死守——旗兵也不一定是為大清皇朝效忠，但革命軍的口號是「興漢滅旗」，旗兵拖家帶眷，世居滿城，身家性命所關，那有不死守的道理？至於將軍文瑞，倒確是大清的忠烈之臣，他死命督戰，志在「報效朝廷」。

攻防戰由凌晨四點戰至上午十點，滿城仍未攻下——守的一方是居高臨下，有城堞掩護，佔形勢之利。而攻的一方是士氣高昂，雖死傷疊疊

，而前仆後繼，絕不退縮。

這時革命軍眾領袖焦急萬分，張鳳翽、張仲仁、錢鼎等人，也都親自騎馬督戰，並抽調各處防守部隊中槍法嫺熟的士兵及陸中、陸小一部分學生同來參加攻城。

新調集的生力軍到達，再度發動猛攻，中午過後，城上守兵漸漸支持不住；城中男女開始有人在攻城空隙處越城而逃，守城的旗兵也開始潰散。兵敗如山倒，守城旗兵潰散，城中旗民更是跳越城牆四處奔逃；攻城的士氣百倍，一鼓作氣

，終於攻進城內。那文瑞見大勢已去，不甘被俘受辱，奔回將軍府，投井而死，也算是滿清的「死節之臣」。

城內旗人，除死亡逃散者外，餘均被俘。

事實上也難怪滿城旗兵據城死守，滿城與建兩百多年，城破之前，城內有數千戶數萬人的旗兵及眷屬，城破數日之後，有人到滿城憑弔，只剩下斷垣殘壁，一片瓦礫。

陸軍中學學生中，有成都駐防將軍保送的旗籍學生數人，其中有一個具有貴族身份的旗籍學

生斌超，平時有間諜嫌疑；起義之日，一些激烈學生主張把他處死。而早數日槍械被收繳，此時尚未領到武器，校中只有指揮刀，臨時把指揮刀開了刃，抓到斌超捆在操場，以指揮刀往斌超脖子上砍，砍不動就用割，刀太鈍割也割不動，只好像拉鋸似的把頭鋸下了——這只能說，兩百六十多年前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的仇恨，由斌超做了代罪的羔羊。不過對於其他幾個旗籍學生還算好，因他們平時無反革命的行為，後來把他們送到城外，縱其逃命。（未完待續）

大專 最新應用文

邵 健 行 著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
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 14044 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佰伍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

中外文庫 八十四回憶錄

戴運軌著三十二開本四百多頁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本書是物理學大師戴運軌教授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中大、金大、台大與我。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、大學生的責任、讀書方法、怎樣改進物理教學、如何研讀高中物理、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法、基礎科學的重要性、中大遷校艱苦談、中大遷校中歷前後等篇，是一部學術生活新穎活潑的參考要籍。定價一二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